

韩寒

著·摄影

200万册
插图纪念版

1988

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

韩寒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序 |

这部小说完成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，我从2009年的夏天就开始落笔，多事之夏，最终停滞。到2010年初的冬天继续开始，再停滞。一直到2010年的夏天，一样多事之夏，但完成了1988。1988是里面主人公那台旅行车的名字。本来这本书就叫《1988》，序言是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，不料期间日本的村上先生出了一本《1Q84》，我表示情绪很稳定，但要换书名。又是几经周折，发现再无合适。就好比在孩子要出生之前，你已经为她想好了名字，并且叫了一年，忽然间隔壁邻居比你早生了一个和你叫了差不多名字的小孩，你思前想后，发现其实内心已经无法更改。最后她还是叫《1988：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》。

如果有未来，那就是“1988：我也不知道”。

故事在书的末尾告一段落，不知道它是否能有新的开始。我

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 and 文字写过小说，仿佛之前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迎接她。在过往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，是否能这样去叙述。但是在这个凌晨，我准备好了，让我们上路吧。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，更以此书献给你，我生命里的女孩们，无论你解不解我的风情，无论我解不解你的衣扣，在此刻，我是如此地想念你，不带们。

解寒

01



空气越来越差，我必须上路了。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，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。这台旅行车是米色的，但是所有的女人都说，哇，奶色。1988早就应该报废了，我以废铁的价格将它买来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1988的恩人，他居然修复了1988。我和朋友在路边看见1988的时候，它只有一个壳子和车架。

朋友说，他以前待的厂里有一台一样的撞报废的车，很多零件可以用，再买一些就能拼成一台能开的车。只需要这个数目，他伸出了手掌。

我问他，那这个车的手续怎么办？

朋友说，可以用那辆撞报废的车的手续。

我说，车主会答应么？朋友说，死了。我说，车主的亲戚也不会答应的。朋友说，都在那车里死光了。我说，那是不是不道德？

朋友说，本来是都死光的，现在你延续了这台旅行车的生命。所以你要给这台旅行车取一个名字。

我问他，这是什么时候出厂的车？

我的朋友在车的大梁处俯身看了许久，说，1988年。

1988就是这么来的。

而我的这个朋友，我此刻就要去迎接他从监狱里出来，并且对他说，好手艺，1988从来没有把我撂在路上。

我和1988在国道上开了三个多小时，空气终于变得清新。我路过一

个小镇，此时天光微醒。小镇就在国道的两边，黑色的汽修店和彩色的洗浴城夹道而来。看来这个镇子所有的商业都是围绕着这条国道上过往的卡车司机。我看中了一家金三角洗浴城，因为这是唯一一个霓虹灯管都健在的洗浴城，不光如此，它下面的“桑拿”“休闲”“棋牌”“客房”“芬兰”这五个标签也都还亮着。

我将1988停在霓虹最亮的地方，推门进去。保安裹着军大衣背对着路睡在迎客松的招牌下的沙发上，前台的服务员不知去向。我叫了一声服务员，保安缓缓伸出手，把军大衣往空中一撩，放下的时候那里已经半坐着一个女服务员。服务员边整理头发边梦游一样到了前台后面。我微感抱歉，问道，姑娘，看你们上面亮的灯，什么是芬兰啊？

女服务员面无表情道，身份证。

我说，身份证我没带。

她终于有了一点表情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，驾照带没带？

我说，驾照我也没带。我就住一天。

她说，不行，我们这里都是公安局联网的，你一定要出示一个证件。你身边有什么证件？

我掏了全身的口袋，只掏出来一张行驶证。我很没有底气地问道，行驶证行么？

不想姑娘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生怕她反悔，连忙将1988的行驶证塞到她手里。她居然将1988的发动机号天衣无缝地填在了证件号一栏里，然后在抽屉里掏了半天，给了我一把带着木牌的钥匙。她向右手边一指，冷冷说道，楼梯在那里。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又看见了迎客松下睡着的保安。整个过程里他丝毫未动。服务员关上了抽屉，突然间他又拉开了自己的大

衣。这也太自动化了，我暗自想到。女服务员突然对我说道，芬兰就是芬兰浴。

我强笑了一声，玩笑说，这样我就懂了，干吗没加一个浴字呢？

服务员藐视着说道，这两个字两个字都是两个字，这是排比，不好看吗。

我正要继续提问，只见躺在沙发上的那一位挥了挥翅膀，女服务员马上识趣道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自己上去吧。

打开房间门，环顾这房间，发现也许是我的期许太低，觉得这个地方还算不错，缺点就是窗户很小，而且因为在二楼的缘故，它被六根铁栏杆包围着。此时天光要开，外面是一棵巨大的树木。我躺到床上，正要睡去，突然间有人敲门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，以为是有东西遗落在登记台上，除了1988的钥匙在桌子上以外，其他一切安在。我对门口说，谁？

门口传来女声，说先生请开门，让我进来详谈。

我想这个时间，这是什么妖精。于是伏在门边，问道，你是哪位？什么事情？

女声说道，先生，我是珊珊，让我进来你就知道了。

我顿时明了，这是特殊服务。我决定透过猫眼先一窥姿色。但是发现这个酒店的门上并没有猫眼。这下只能开门见“珊”了。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去过很多城市，遇见酒店色情服务一般在猫眼里看一眼就回绝了，当然，也放进来过两个，那是因为她们漂亮。我认为只要开了门，哪怕进来一头猪我也必须挺身而出，因为我们已经瞧见彼此的模样，我怎能看见要将她撵走时她脸上的失望。在这个旅程的开始，

我就赌一次天意，门外的姑娘是自己喜欢的类型。于是我打开了门。

珊珊长得非常普通，但我已经不好意思驱逐她。出于礼节，我也必须从了她。我问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刚问完我就发现了自己的心不在焉，马上补了一句，我说的是真名，不是艺名，你叫什么真名。

珊珊说，我姓田，叫田芳。

我说，嗯，那我还是叫你珊珊吧。

珊珊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拉上窗帘，坐在床沿，说道，先生，你知道我们这里服务的项目么？

我说，你说。

珊珊玩弄着自己新做的指甲，说，我们这里半套一百，全套两百。

我说，那你们这里服务好不好？

珊珊看着我，笑道，放心吧，给你的，都是好的。

我没有什么兴致，问道，你这里有四分之一套么？

她回过头来，怔怔地望着我，说，先生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

在全套之后，她利索地穿上了衣服。我问她，你怎么能这么快知道我入住了？

珊珊说，因为我一直没有睡觉，你知道，我们这里大概有三十多个技师，但是这里都是卡车司机住的，大家全部都是路过，谁也没有固定的客人，要等妈咪排钟的话，也许要等到两天以后了，所以我特别认真，姐妹们都睡觉了我还伏在门口，听到有人回房间了我就上来敲门。大半夜的，一般客人也不会换来换去的。我的点钟特别少，因为有些人，特别是广东人，他们特别喜欢选号码，8号和18号就点得很多，我

的号码不好，要靠自己。你以后要是过来，直接点我的号码就行了。

我说，大家都像你这么敬业就好了。你是几号？

她说，我是38号。

我说，嗯，那我还是叫你珊珊吧。珊珊，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号码呢？

珊珊把自己胸前的号码扶了扶，说，我们这里从1号到40号是上门的，40号以后都是正规捏脚的，我和妈咪的关系没有搞好，我就没轮上好号码。

我有些困意，打算聊最后几句。我早就不是劝妓女从良的纯洁少男，但我必须得劝她注意身体，不要变成工作狂。我说，珊珊，我要睡了，你工作也不要这么拼命，你看现在……

我拉开了外面的窗帘，阳光抹在了墙壁上，我这才发现这个酒店如此斑驳。说道，你看现在，大早上的，你太勤奋了。

她说，我知道了，先生，你要包夜么？

我迟疑了一下，一看从窗帘外面透出来的阳光，心想这还算什么包夜，这都是包日了。我礼貌地问道，包夜都能干什么啊？

珊珊回答道，包日。

我笑了笑，说，算了珊珊，下次我再点你吧，你快回去吧。

珊珊说，包夜只要再加五十，你醒了以后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。

我有些不耐烦，因为我害怕困意消失，而此刻的阳光正开始刺眼，它从树缝中穿出正好投射在我的脸上。我站起身，企图将窗帘拉上，但是这个窗帘不管怎么拉都有一个缺口，我想如果这个缺口一直存在，我将心中难受，一夜无眠。我用了很多方式，发现始终没有办法将窗帘拉严实。我搬来一个椅子，打算站上去从最上面开始拉起。

珊珊此时又问一句，先生，你包夜么？

我有点心烦，说，我给你五十，你就给我站在这个缝前面给我遮光。

珊珊二话不说，站到了椅子上，顿时房间里暗了下来。我心中虽有感动，但更多鄙视，想这姑娘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躺在床上拉上被子就打算睡觉。虽然背对着窗，但我始终觉得奇怪，有个女的上吊似的站在椅子上，还不如让阳光进来。我未看珊珊一眼，说道，珊珊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你早点回你自己那里休息吧，你年纪还小，不能满脑子只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，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？你……

窗户那边说道，因为我有了不知道谁的孩子，我要生下来。

我缓缓地转过头去，珊珊依然高高地站在原地，伸出手拉着窗帘，最顶上无法严合的那个部分透出最后一丝光芒，正好勾勒了她一个金边。随着窗帘微微地颤动，她的光芒忽暗忽亮。我看了半晌，说道，来，玛利亚，你赶紧下来吧，睡床上。

第二天我们醒来已经是傍晚了。我打开小窗户，微风进来。我开始仔细打量着窗外，这是一个多么灰暗的小镇，我的眼前一片灰瓦屋顶，沿着国道两边毫无美感的小店招牌，过往的货车司机正在挑选吃饭的饭店。一辆空载的卡车正在我们的楼下停车，儿童在卡车旁边玩着球。一列火车从百米外的铁轨上经过，我数着一共有二十三节。数火车是多么消磨时间的方式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验算。但是何妨呢，恼人的时间在这一刻没有痛苦地过去，而是全神贯注。楼下的儿童也和我一样在数火车，最后一节火车过去后，他转身对他的父亲

说，爸爸，是二十四节。

他的父亲没有搭理他，继续指挥着卡车倒车。

珊珊醒了过来，冲到洗手间去呕吐。吐完以后问我，先生，你还要来一次么，不算钱，这个是算在包夜里的。

我点了一支烟，看了看她，旋即又掐了。我说，你怎么会不知道爹是谁呢，不是都有安全措施的吗？珊珊说，嗯，先生，我们这里除了半套和全套以外，还有一个叫不用套，再加五十就可以了。我估计是我吃的避孕药失效了。

我又把烟点了，说，那就是你活该了。你最好找到孩子的爹。你一个小姑娘，你怎么能抚养？

她说道，我能够抚养，你说，这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呢？

我无意帮她规划未来。珊珊继续说道，总之，我不能让她干这一行。我这一行再干十五年，正好能抚养她。你看，我现在一个月也能收入四千多，我已经攒了两万块，一万块可以生她下来，一万块算奶粉钱，可以养一年，我停工的那一年正好可以抚养她，然后我就得马上开工，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生过小孩。我干十五年，如果每年能赚差不多五万块，这个小孩子就能上学了，就是万一她有出息，考上了好的大学，我估计就吃紧了，最好还是得想其他办法再赚一点。我最怕就是开家长会，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不能在这个地方上学，否则一开家长会，一看其他孩子他爹，弄不好都是我的客人。我还是换一个别的镇去。干几年就得换一个地方，否则别人就知道孩子她妈是干这行的。到了这个孩子十六岁，我还能养。

我说，你对未来的规划够仔细的。

珊珊摸了摸肚子，说，那是。我就崇拜我妈，我从小的心愿就是做妈。

我说，那你不知道这孩子的爹是谁，不是有点遗憾？

珊珊认真地反驳道，不遗憾，反正我从小的心愿又不是做爹。

此刻的阳光又要落下，我们睡得不巧，将白昼全部抹灭去。天空里的黑色浓墨一样化开。我问珊珊饿不饿，我不能整天都将自己闷在这样的一个空间，我需要开门，但我只是把自己闷到稍大的一个空间里而已，那些要和我照面走过的人一个个表情阴郁，但纵然这样，我也需要新鲜的空气。我顺手拿起珊珊的内裤，递给她，说，穿上吧，后会可期。

突然间，房门被踹开了，踹房门的力量如此之大，门框的木屑都飞到了窗帘上。门撞到墙壁上又反弹了回去，门口传来一声“哎呀”。我还在想是哪个服务员这么豪放，至少有十个人破门而入。我都未及仔细看，就被此起彼伏的“站住”“抓住了”“干什么”所包围，我早已经一动不动，周围的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我压来，我被第一个人反剪了手，脸被不知道谁的手按在地上，还有三只手掐着我的脖子，一个人的膝盖直接跪在我的腰上，两条腿分别被两个人按着，但是我感觉至少还有三个人要从人堆里插进来。我觉得很内疚，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部位可以供给他们制服，从他们进来的第一秒钟开始，我已经一动都不能动，但是他们却在我的身上不断地涌动，并且不断地大喊，不许动。

我从他们手的缝隙里看见了珊珊，她被另外五个人围在墙角。另外有一台摄像机高高举起，它被摄影师端过头顶，在房子里不断地拍摄。

珊珊抱头蹲在角落里，我见她扯了几把窗帘，我想她是要裹身的。旁边有人呵斥道，不要乱动，干什么干什么。珊珊继续拉扯了几下窗帘，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，我这里感觉轻了一点，有两个人从我这里起身扑向珊珊，他们掏出手铐，直接把珊珊铐在了落地灯上，并且指着她咆哮，叫你不要乱动，你想要干什么，你想要干什么？老实一点儿。

我数了数，心想，可能这十五个人害怕珊珊用窗帘把他们都杀了吧。

气氛终于平静了下来，我又听到“哎呀”一声，周围取证的人们一阵骚动，结果是摄影师在叫唤。摄影师尴尬地看着大家，说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光顾着举过顶拍摄内容了，镜头盖没有开，只录到了声音，你们看行吗？

一个男子到他身边面露不悦，低声说了几句，转而对我说道，刚才我们这里取证发生了一点问题，现在我们要重新进来一次，你就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，手里东西呢，你刚才手里东西呢？喏，在这里，你把这条内裤拿好，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。

我指着珊珊问道，那她怎么办，她已经被铐起来了。

男子思索半晌，说，就这样，她不老实，万一跳楼什么的，女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，她就还是这样，铐在落地灯上。

我绝望地说道，那你们千万不要照着SM来处理我。人是你们铐的，不是我铐的。

男子踹了我一脚，道，话多。

说罢，他们全部退出房外。但是房间门已经完全不能关上，总是要往里开。摄影师掏出自己的手帕，压在门缝里。门终于关严实了。

一样地，门被刚才和我对话的男子重重踹开，但是由于之前已经踹过一次，连接处已经松动，这一脚直接把门都踹脱了门框，手帕飞了出来，在我眼前掠过，在空中完全地展开。我仔细看，手帕上绣了一个雷峰塔，正好落在我的脚边，我连忙拾起手帕，扔给了珊珊。珊珊接到手帕，迟疑着，因为她有三个要遮的地方，实在不知道遮哪比较合算。我大喊一声，遮脸。

旋即，我被一脚踢晕。

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审讯室。我的左侧脸颊挨了一脚，位置靠近太阳穴。我的泪水流了下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没有丝毫的伤心。我伸手抹去，发现是血迹，血迹怎么能从我的眼角流出？我要了一张餐巾纸。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总在冷笑的人，他见我醒来，第一句话便问道，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，生日是多少？

我无力地回答道，田芳。

他一个暗笑，说，不对，她证件上不是叫这个真名。

我心想，真是王八蛋啊，这么难听的名字居然还是个艺名。我垂死挣扎道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叫田芳。我该怎么处理？

他停下笔，看着我，说，劳教半年。

我说，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劳教？

他说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签署一个合同，说你身体一切正常，以后如果出任何问题，和我们这次行动都无关。要不然就是劳教半年，但你如果出了任何问题，和我们这次行动也无关。签吧。这个是合算你了，你利用了我们执法中的漏洞。以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

我毫不犹豫地完成了这个交易。

